

# 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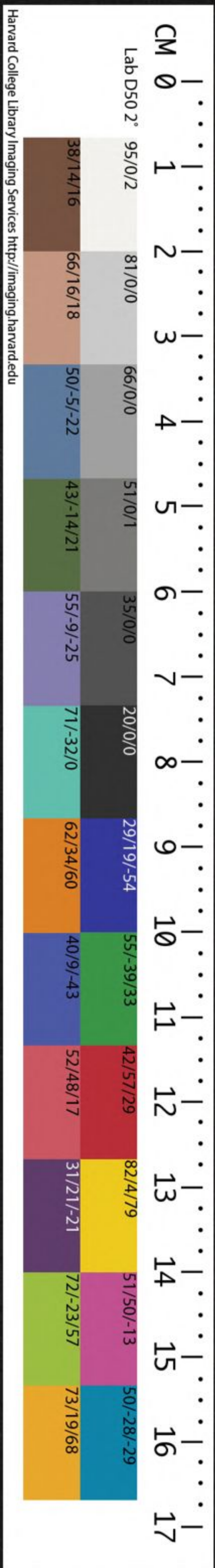
## 卷三十二之三十四



27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李延壽

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國子監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張邵

子敷寶積

孫冲徐文伯

兄子暢嗣伯

暢子融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瑯邪內史王

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

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

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荅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

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吳郡太守及王謐爲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

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

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  
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  
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  
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  
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  
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  
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長  
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垂爲政要從之荊州刺  
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  
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

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  
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脩  
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克給丹浙二州蠻屬爲寇邵  
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旣失信  
羣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  
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敦因掠  
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  
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貨  
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  
追復爵邑諡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偉席爲輜

車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

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楯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楯可如黎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楯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

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墜淮而死子式嗣弟冲

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顯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

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爲南兖州刺史遷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兖州刺史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冲爲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

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之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

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致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武帝沖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瑯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

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  
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  
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獠犬所傷醫  
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  
卽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  
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  
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  
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  
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  
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

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  
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  
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  
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  
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  
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  
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  
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  
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  
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



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

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王言太尉鎮軍父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不中食胡鼓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千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

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僑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荅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

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

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諡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琬歸降

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

覲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覲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夜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顓，之顓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顓與融兄有恩好，顓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

交趾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  
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爲儀曹郎尋請  
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  
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  
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  
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勔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  
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廚見宰殺回車徑去自  
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  
暢將爲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啓  
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

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  
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  
栗棗脩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太勉身就官十年  
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  
聞南康缺守應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  
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  
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  
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弱  
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  
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

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

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

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解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比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蹙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異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

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

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  
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  
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  
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  
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  
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  
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  
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  
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  
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

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  
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  
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挺  
蓋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  
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王以比  
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第  
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瀟何點陸  
惠曉孔珪集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  
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  
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寶積永



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輿詣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旣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卽用爲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齏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脊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

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

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荅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爲効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瞽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勇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

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

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王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眾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蛭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蛭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蛭者久蛭也醫療既癖蛭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笄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

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黻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欸好故附之云爾

南史卷三十一終

萬曆三十一年刊

南史卷三十一

丁傳

一七

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李延壽 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業事 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范泰 子曄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郗紹 廣兄子豁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何承天 曾孫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

史父寧豫章太守並有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

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

萬曆二十一年刊

南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一

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  
 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  
 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  
 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克將欲掃除中原  
 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  
 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  
 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  
 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  
 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  
 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

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淮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  
 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御  
 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歷侍  
 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  
 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徙為太常初司  
 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  
 為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  
 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為禮無二主由  
 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為尚書兼司空與右僕  
 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

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  
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  
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  
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  
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  
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  
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  
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  
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克轉運無  
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  
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  
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  
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鐘律所通  
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  
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  
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  
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  
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特進  
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

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秦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秦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秦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太秦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遊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疋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秦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秦又上表有所勸誠秦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秦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追贈車騎將軍諡曰宣侯第四子畢最



知名

畢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暘爲宜都太守，嫡母

隨暘在官，亡報之，以疾畢不時奔赴。及行文攜伎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旣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畢志意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

爲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  
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  
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旣利  
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  
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  
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  
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  
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乃定時畢  
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  
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  
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  
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  
復敦往好畢旣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  
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  
況義康姦心豐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  
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  
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  
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  
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  
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

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由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畧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

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

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乃奉戴義康又以  
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  
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  
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暉等期以其日爲亂許耀  
侍上扣刀以目暉暉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  
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  
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欵服唯暉不首上頻使窮詰乃  
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暉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  
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暉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  
此抵上示以暉墨迹暉乃引罪明日送暉付廷尉入獄

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  
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  
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  
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暉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  
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暉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  
是徐僮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  
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燼無識好醜共  
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  
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  
甚佳送暉令書出詩賦美句暉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

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耻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旣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

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先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

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妹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爲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曠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曠？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畢及黨與並伏誅。畢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卽位，乃還。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

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習懷常謂情志所

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

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贖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輩  
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  
死時年二十畢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  
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  
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  
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  
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  
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  
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  
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  
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父猗祕書  
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語遨遊閭里  
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  
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  
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  
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勳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  
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  
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  
竊饗大國因罪爲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



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  
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禍乃進第秩加  
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歿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  
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  
常侍江夏公衛璵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勲不伏  
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妻弟謝晦薦達爲  
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中軍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沈重  
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帟自矜藉蔭之美謂弘曰天  
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宜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  
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

以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  
後於薊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  
列國而薊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  
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  
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  
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  
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  
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爲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  
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  
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

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  
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  
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  
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  
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荅曰此不須  
看若非先見而荅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荅貧道奴皆  
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荅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  
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  
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

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  
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  
終不改如此數十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  
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  
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  
名位旣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  
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  
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  
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

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  
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  
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  
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  
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  
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  
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  
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  
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  
晉德眷戀故主因更獻欵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

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  
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  
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  
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荅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  
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  
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  
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  
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  
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嘉

初爲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爲時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祖襲大司農經爲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溥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

或因迹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令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爲證塞勝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大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

甥制不相糺使書侍御史丘恒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  
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  
陰令沈淑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  
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  
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爲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  
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  
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撝菹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  
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  
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旣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  
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

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  
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  
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  
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惡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  
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  
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  
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  
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  
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  
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

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  
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  
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  
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  
及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  
嘗衆中讓謂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  
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  
不對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  
而隱厚篤實贍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  
所之尤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

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  
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  
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傳當權出爲豫章  
太守時王弘爲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  
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爲郡抑  
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  
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  
員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  
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

用瑯邪王茂之會稽謝輜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爲吳興故彰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垂事實上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中從事旣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特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

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旣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後爲南瑯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

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  
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  
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  
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  
宜準經誥凡諸僻繆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  
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  
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永明二年使魏  
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

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與其王印玉板書不須  
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  
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  
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  
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廬陵太  
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  
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  
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  
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  
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勵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濡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通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

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楊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項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勣、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義，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

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爲之流涕，贈散騎常侍，卽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諡貞子。子野少

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隰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

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徵罰可也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朞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朞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朞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朞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朞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

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  
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  
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  
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  
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  
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況等久  
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  
稱財而不求備下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  
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  
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  
制有何嚴切欵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  
在東諸處比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譴此三  
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爲況等三家  
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  
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  
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  
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  
臣捍禦之畧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  
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  
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

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  
天奉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  
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  
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  
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  
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  
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  
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  
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  
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  
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  
并各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  
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  
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  
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  
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  
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  
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

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  
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異信則異矣自是踈  
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所  
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  
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  
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  
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個字彥夷亦以才著聞  
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  
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  
工為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  
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  
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  
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  
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  
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  
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是光載德  
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南史卷三十三終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李延壽 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業事 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顯 弘讓

顯子捨 弘直

捨弟子弘正 子確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舍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貧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



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爲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誅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旣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

對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  
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  
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  
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  
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  
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  
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  
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  
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  
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  
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  
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  
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  
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  
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  
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  
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  
臣筆測得臣文彘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  
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  
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

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鬪茸沈迷翹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

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舍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耻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

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  
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  
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  
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  
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  
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爲  
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  
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  
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

爲公偃羞而退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  
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  
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  
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  
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  
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  
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佞傲慢禍之始  
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  
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

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墜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郎中府主簿初沙門釋僧舍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

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  
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  
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  
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  
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曠而與人  
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  
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  
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  
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

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疆以比  
漢侍中辟疆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  
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卽位  
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  
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  
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  
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  
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  
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  
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私翦鑿數年之間公

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

笑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入間卽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之翦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縋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縋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饑竣上言禁糴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

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下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

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下天旨。旣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



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彊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爲憂先竣卒明帝卽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臬伏事蕃朝網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臬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孝武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爲南中郎

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啓爲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祚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搏菟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塞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今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勅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愛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卽位復還卽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

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參懷謂今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卽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嘗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冲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

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  
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  
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  
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  
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  
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  
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  
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  
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必從之  
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  
或置或罷旣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  
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  
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  
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  
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  
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  
竟夜晦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  
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  
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  
賦之上笑稱善揚州移會稽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

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勅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自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

間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

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  
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  
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  
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  
言上方注怒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  
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常誠  
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  
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  
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  
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  
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  
賜死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  
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  
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  
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  
由此見原終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今撰  
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傳於世懷文二子淡深冲  
冲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  
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

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齊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慨白幘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藝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諡曰恭子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任宋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敘符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  
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  
江王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趨  
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  
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  
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  
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卽位  
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  
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內  
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

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秭米起屋償所燒之限  
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  
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  
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  
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  
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  
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  
於道殺之朗族孫顒

顒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  
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



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顓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  
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  
開不悅答顓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用問險何如耳  
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顓有辭義引入殿內  
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顓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  
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剡令有恩惠百  
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爲齊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  
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  
東宮顓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  
遇顓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

智林道人遺顓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  
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  
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  
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  
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  
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  
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  
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

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  
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  
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  
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  
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  
於官子捨

捨字昇逸幼聰穎顓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  
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  
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賊汗不少  
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  
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適逸由是  
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  
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卽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顓素善  
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  
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  
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  
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  
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

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與人論譎終日不絕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

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夏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爲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

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旣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旣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卽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

《二繫復詔答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  
應流徙勅以賜于阗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  
講武詩降勅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  
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  
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  
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  
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  
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  
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  
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

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  
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  
當僧辯卽日啓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  
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  
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  
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禪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作  
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  
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  
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  
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府圖籍勅弘正讐校時朝

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卽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閒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

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慄乃言弘正王褒竝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竝勸遷都上又會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閩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

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卽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大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代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

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亂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竝獲譏於代弘讓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爲西中郎湘東王  
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慄平原劉綬沛國  
劉毅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  
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  
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  
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罽  
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  
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  
裙衫故履旣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  
內唯安白布手巾麝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

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  
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  
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  
運旣以取斃延之亦躡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  
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讐犯難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  
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  
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  
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旣以此始亦以此終  
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縱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



南史卷三十四  
三五  
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爲尤顯捨父子文雅不  
隆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南史卷三十四 終

